

新媒體時代 一份中文電子雜誌的突圍



平均年齡不到30歲，時刻關注社交網絡，人人iPad不離手，這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工作團隊？

偏偏他們擁護的不是娛樂萬歲，而如何從新科技中，探索中文新媒體的話語模式，讓讀者成為內容的製造者和發動者，令社會議題得到生動化的延伸才是核心。

陽光衛視旗下的全新雙周刊電子雜誌《陽光時務》，鉚着「第一本iPad中文時事電子雜誌」的勁頭，瞄準全球華語青年人。自今年8月份創刊以來，雜誌在推廣期內推出了4期，除了令人驚訝的活力和視野，團隊成員更野心勃勃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

《陽光時務》的幾個核心成員，都熟口熟面。以主編柴子文為首，副主編黃葭、採訪主任張潔平、視覺總監邱晨等名字，曾幾何時一度佔據着《亞洲週刊》的版面。對於近乎「集體出逃」的行為，柴子文解釋為「要打造一個年輕版的《亞洲週刊》，「比如同樣是做音樂報導，過去他們只關注古典音樂，現在，我們則做獨立音樂。」當初給《陽光時務》取名，柴子文他們也動了一點心思，靈感來自歐陽超曾主編的《時務報》，當年是維新變法的重要輿論陣地，如今則是吸引關心時事、時局的華語地區的年輕人。

社交媒體的催化

柴子文此前曾供職《亞洲週刊》、《南方週末》等平面媒體，對新媒體的理解來自近年來對世界媒體趨勢的觀察，「去年有機會去美國參加一個媒體計劃，訪問了很多州，看到當地的電台、電視台、報紙都在討論社交媒體發展為新媒體的可能，這是一個趨勢，我個人很樂觀。」

Twitter、Facebook、微博等社交媒體的流行，以及今年開始熱火起來的Google+，早已告別創建之初的交友功能，網友們突然發現，就算「旁觀」也有力量；分享性質的「隨口評」、「隨手拍」行為，竟能成發主流媒體的關注視角。《陽光時務》的訊息來源和發佈平台，都與這些個人平台緊密相連，猶如一隻伸向互聯網深處的八爪魚。「怎樣和傳統媒體區分，我們一直在琢磨中。」柴子文說。目前雜誌分兩部分來做，一塊是新聞專題類，另一塊就是被稱為「最能體現

新媒體特色的」的非時效性文化欄目：「多拍一點」是一個圖片專輯；「愛上噪音」每期介紹一位獨立音樂人，除了該音樂人的視頻及歌曲MV，還有樂評；「愛上禁區」關注在社交網絡發起的離線行動過程；「愛上新青年」是有關兩岸三地的同志維權議題；「網絡對話」是開放給「85後」、「90後」兩岸三地年輕人參與嚴肅話題討論的平台，社會運動、NGO、公民教育、公益毫不設防，「打破對當下年輕人不同時事的偏見」；而視頻欄目「多問一點」，以4分鐘的紀錄片，配合文字新聞報導，深入主題。話題毫無禁忌，「我們也沒有自我審查，也沒有篇數和頁數的限制，這也是區別傳統媒體的特徵之一。」

媒體人的適應

對於只有7人的編輯團隊來說，不僅工作量遠遠大於傳統媒體，也要適應媒體的轉型，「比如做傳統媒體的人，要從頭學剪輯。雜誌上的視頻和電視台或網站不同，長度不能超過3分鐘。如何在短時間內，要把故事講清楚，還要有深度，靠的就是剪輯的功力。」柴子文認為，就算是專題報導，文字的要求更高，才能讓slide show層層深入下去。

雜誌副主編，「80後」黃葭的個人經歷，說明了一位新媒體人才的成長。他是iPad剛上市就購買的「資深」平板電腦用戶，2000年初他還在《瞭望新東方》任職，「當時公司討論怎麼做網站，那時候很少有新媒體在網絡上運行視頻，我們又是雜誌，拍不了視頻。我的



建議是，針對雜誌報導的新聞事件，從電視台播出的同類頻道中截取一段。如果沒有視頻，網頁上的純文字看得會很累。但那個想法沒實現。」

後來他去了《鳳凰週刊》待了3年，遇上了同樣的問題，「我就得出一個結論，周刊類的如果不是像Time、Newsweek投入巨大的人力的話，就不要弄網站。《三聯生活週刊》的網站瀏覽率極低，更新太慢。像新浪這種菜市場式的資訊平台，就容納了很多雜誌內容而成為新聞管家。07年我接觸到了Google reader，我不僅可以自己選擇喜歡看的網站，還可以用關鍵字、作者名字搜索，也有視頻，還能跳到原網頁上去看，有一點新媒體的味道。從此，我就不看新浪、網易了。」

黃葭也有過短暫的新媒體工作經歷，「我在騰訊的日子雖然很短，但在那裡讓我對互聯網重新有了認識，覺得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。我還做過一本小雜誌，全是用flash做，在PC機上運行，但做了6期就關了，原因是它不能帶來收入。不過，這讓我對新媒體能實現的可能性充滿興趣。」

跨地區的香港雜誌

運營模式也是《陽光時務》



當下面對的課題。雜誌目前在推廣期內免費下載，但收費才能保證雜誌長遠的運作。「我們用的平台是DPS Adobe，是可以用每期收費模式的，只要你有蘋果的ID。」柴子文說，「新媒體其實說了很多年，直到iPad的出現，才有了實現的可能，原因就是盈利模式的問題。蘋果的知識產權保護做的很好，它讓收費得以實現。」

「中文讀者付費習慣很差，我們也在研究應該收多少錢，廣告的部分也在研究，也不只是傳統廣告。總之，一切都是新的。」推廣期的雜誌下載人數達1萬左右，柴子文他們對此很有信心，他們還積極與一些內地知名博客及網站合作，如「一五一十」、「牛博網」，「不過關鍵還是要先把平台上的內容做好了，之後的市場運轉就會有針對性。」

柴子文和黃葭在訪問中，一再強調電子雜誌的「有趣性」，「就是用新媒體的手段把深度報導生動化。」不可否認「陽光衛視」電視台的資源共享是其優勢之一，「我們想做一個全媒體。就是把社交媒體、電視、傳統媒體三者結合，不只是娛樂，還要引出背後的社會和文化意義。」

《陽光時務》基地在香港，編輯團隊卻以內地人為主，繁體字是突顯雜誌身份的標識，「我們還是定義為香港媒體，但是面向全球華人，還要做有公信力的新媒體。」《陽光時務》團隊的年輕成員，眼中充滿着對未來未知的興奮和自信。

注：
可在蘋果Appstore, Android Market, hk.Zinio.com 下載陽光。



主編柴子文 (右) 副主編黃葭 (左)。

N城記：上海/北京

文：小蝴蝶

風水魔都

近來上海在流行語中得了一個新名號，喚作「魔都」，與北京的「帝都」遙相呼應。若問典出何處，有人追溯到日本作家松村梢在1924年所著《魔都》一書。其實文人的眼光和嗅覺向來敏銳，海派作家施蛰存在上世紀初，就寫了不少魔幻現代派小說；左翼的茅盾在《子夜》中，亦將上海的人力熱電匯聚成一股超現實魔力，駭死了甫一登場的老鄉紳。1949年上海解放至今，它的紛紜傳奇，在遭遇刻意掩埋之後，重新出現在日益鬆弛的意識形態和公眾語境中。近期由上海法國文化處舉辦的「城市魅力」系列講座，邀請諸多學者，從文學、建築、電影等人文角度，來解讀上海的魅力。

不談旗袍凡士林，不談香煙月份牌，避開已經濫俗的老上海文化符號，本次活動的策劃人，同濟大學中文系的應力教授，更願意從上海的河與橋講起。曾經有一條河，是黃浦江在松江府的支流，在上海1843年開埠以後，成為英法租界的界河，叫做「洋涇濱」。沿洋涇濱兩岸，則是西洋文化在上海的發源地。19世紀末，無數西洋船隻停靠在黃浦江口，外國水手們尋到了洋涇濱。這裡出現了最早的本地翻譯「露天通事」，他們見證了「東方巴黎」的雛形，以及「色拉」、「白蘭地」和「沙發」的洋涇濱英語的流行。洋涇濱上九座橋，每座都是傳奇，譬如福建移民聚集的鄭家木橋，小流氓們藉着租界分界的三不管地帶，在木橋上搶劫黃包車上的乘客，留下了「當心鄭家木橋橋三」的上海民謠。

洋涇濱上有一座斜橋，而它的修建來由，也成了「魔都」可考的傳奇典故之一。話說老上海以前有六座城門，上海人講究「出殯不走回頭路」，否則非常不吉，會把墳墓中的煞氣帶回，因此在掃墓時，人們多從南門出城，西門返回。當年的斜橋，連接現在的黃浦、盧灣兩區，位於肇嘉濱、陸家濱和周涇的三河交匯處，與老城廂不遠處則是上海人的祖墳。為了避免橋口對向墳口，修建者故意將橋的走向對斜，意圖將煞氣直接衝向上海西北無人居住的地區，斜橋成了老上海的都市蛻變中，沾染風水味道最濃的一座橋。如今上海人津津樂道延安路立交橋下的九龍柱，殊不知魔都的橋是有風水傳統的。

還有一座橋，走的卻是西洋風水。它位於華界和法界的界河「肇嘉濱」之上，為天主教會所建。肇嘉濱東西走向，既是當時的交通要道，也為沿岸兩萬戶江浙移民提供生活用水。肇嘉濱兩岸，有宗教機構二十多家和大小教堂六座。這座寬約三米的木橋，就是為了方便肇嘉濱北岸的天主教徒過河朝拜，因此得名「天鑰橋」，意為開啟通往天堂的鑰匙，信徒們通過此橋，離上帝更近。當時的上海有七百多座教堂，有法國支持的天主堂，也有英美所建的新教教堂。洋涇濱南岸的洋涇濱教堂，它的尖頂，在19世紀中葉，具有如今國際金融中心大廈的地位——是整個上海的建築制高點。

19世紀末，清政府為了阻止小刀會的進攻，與租界協商拆除洋涇濱上所有橋樑，戰爭過後，洋涇濱上的橋又被英國人復建，直到1914年填濱築路，洋涇濱變成了愛多亞路，解放後更名延安東路。洋涇濱上的橋徹底消失，只留下諸如「東新橋」的地名，成為現在14路公交站名。肇嘉濱歷經城市工業與沿河居民生活的污染，後來成為有名的臭水溝，在1954年被大陸政府填平，成肇嘉濱路，沿岸棚戶居民悉數遷入漕溪新村。天鑰橋如今，變成了徐匯區一條路的名字，在力爭政治正確、謹小慎微的上海，沒有多少人知道它曾經的故事。

在癡迷老上海文化的人看來，這座城市曾經的魅力令人著魔，無法解釋。本次講座的海報選自奧地利畫家弗利德里希·希夫 (Friedrich Schiff) 的《海上畫夢錄》。1930年，這位年輕的畫家來到上海，一住十七年，畫了不少關於上海的世俗風情畫。而他回國以後，再也未能畫出像從前那麼有力的作品，應宇力認為，在這一點上他像張愛玲，一旦離開這座城市，水土不服，靈感也隨之消失。「老上海是獨一無二的」，她說，「希望我們能為當代尋回家的路。」



以希夫作品為主題的講座海報

要刊書事

Transfug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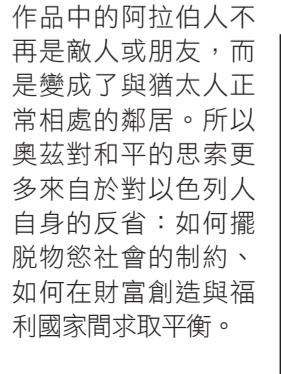
《叛徒》 No.52, 10月：(法國)
帕斯卡·基尼亞爾 (Pascal Quignard)，憑藉他的《遊盪的影子》(Les Ombres errantes)而獲頒2002年龔固爾獎。在他最新的小說《神秘的團結》(Les Solidaires mystérieuses)中，基尼亞爾向讀者講述了一段華麗的愛情和友情故事。訪問期間，作者與我們分享了他的宇宙，他對本源的執迷，以及他對今日世界的看法。

帕斯卡·基尼亞爾是一個曾經失足跌倒的男人。基於這失足摔倒的一跤，他開始他的文學生涯：一個有關貧困的長篇故事。當這個男人跟我們面對面時，他修長，俊美的樣子讓我們想到他在最新的幾本書中經常寫到的那些潛水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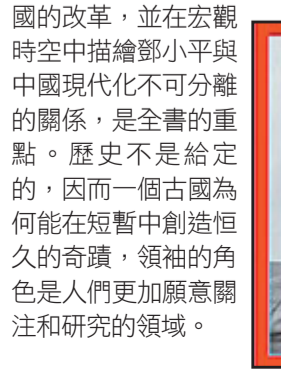
Newsweek

《新聞周刊》 17/10：(美國)
文學家不能討好民粹，要站在知識分子的批判立場去審視現實社會與精神家園的差距。作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，以色列作家阿摩斯·奧茲，更是用左翼文筆，從社會學和心理學角度去觸碰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之間的隔閡。在他的小說集《鄉村生活場景》(Scenes from Village Life)中，傳遞出了悲觀卻又堅定的和平信息。作品中的阿拉伯人不再是敵人或朋友，而是變成了與猶太人正常相處的鄰居。所以奧茲對和平的思索更多來自於對以色列人自身的反省：如何擺脫物慾社會的制約，如何在財富創造與福利國家間求取平衡。



Time

《時代週刊》 17/10：(美國)
哈佛大學的「中國先生」傅高義 (Ezra Vogel)，認為既然是精英，就一定有不同於常人的特質。傳記的寫作更加關注於人物與歷史而非生活細節。因此，他的新書《鄧小平與中國的變革》(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)，更加側重於歷史場景中的人物表現。如何在複雜的環境、薄弱的基礎中進行中國的改革，並在宏觀時空中描繪鄧小平與中國現代化不可分離的關係，是全書的重點。歷史不是給定的，因而一個古國為何能在短暫中創造恒久的奇蹟，領袖的角色是人們更加願意關注和研究的領域。



The New Yorker

《紐約客》 17/10：(美國)
今年是經典兒童書、美國作家Norton Juster的「The Phantom Tollbooth」出版第50周年。《紐約客》書評人Adam Gopnik通過對作家Juster及該書的插畫作者Jules Feiffer的訪談，為該書慶祝周年紀念。作家和插畫家講述了各自的童年經歷，以及這些經歷對該書的創作產生的影響。此外，兩人也共同回憶了有關該書當年出版時所面臨的重重阻礙。在訪問中，書評人Gopnik還通過比較其他同類的兒童文學以及創作理念，解釋了該書長盛不衰的原因。

